

■挚爱亲情

■李易农

“饿了就爬上树捋一把榆钱吃……”每每看到榆钱，我总会想起童年时母亲说过的这句话，脑海里会呈现一幅相同的画面：一个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，麻利地爬上一棵碗口粗的榆钱树，站在树杈上用手捋榆钱，“唰唰唰”的声响过后，手里就满满的一把了。她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填，大口地咀嚼，使劲地吞咽……

这是我母亲勾勒的捋榆钱画面。母亲年轻时手脚麻利，干起活来比一个男劳力还强，人送外号“铁娘子”。

“娘，你也不嫌脏？也不怕有蚂蚁或者虫子？”我实在敬佩母亲的能干。

“饿的时候哪还管那么多。吃饱了，就再多捋点儿，拿回来蒸着吃。哎呀，那味道真叫好吃……”童年我也吃过多次榆钱，那时候相比母亲说的吃生榆钱的年代，日子要好过多了。家门前不大的榆钱树，成了我实现吃榆钱愿望的情感寄托。

■红尘百味

■王 丽

每个人的味蕾，都隐藏着一个有关家乡美食的秘密，常常有意无意地勾起儿时的记忆。

现在依然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香椿的情景。看着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我也夹了一筷子放嘴里，不到三秒钟立马吐了出来。父亲说那是一种香，但我总感觉那味道怪怪的。后来母亲用香椿做包子，有时还做香椿粉蒸肉，吃着吃着，我慢慢喜欢上了香椿的味儿，感觉越嚼越香。从此每年的春天，餐桌上就再也离不开香椿了。

春分一过，气温回升，香椿就开始冒芽。那芽肥嫩，一簇簇地攒在枝头，看着就喜人。忍了一冬的香椿，冒出的第一芽芽最为珍贵，怎么吃味道都不会错。掰下一小把儿，洗净切碎，放上几个鸡蛋

■刘云燕

在山西旅行时，我认识了一位年逾七十的阿姨。她一生喜爱剪纸。农闲时，她就喜欢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一手拿着剪刀，一手拿着红纸，生活中和劳作时的场景就会出现脑海里。她从来没有学过美术，也没学过剪纸，却能把脑海里的图案一点一点地剪下来。她的每幅作品必有吉祥的寓意，或是“喜鹊登枝”“年年有余”，或是一些劳动的欢乐场景。每到春节，村子里的人们都会来求窗花。老太太就戴上眼镜，一张一张地给乡亲们剪窗花。每每那些精美的窗花贴起来，年也就到了。她说：“生活中难免会有苦涩，这些喜庆的东西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、未来还有无限的希望。”

生活中的一粥一饭也很美。我有一个很会做

■罗 高

大姐寄来一盒核桃汁，打开后扑鼻而来核桃的清香，表面泛着浮动的核桃油，下边是沉淀的核桃仁，香气袭人。

给大姐打电话，她没接，几分钟后我收到她回复的一则短信：“我不方便接电话。寄的东西你应该收到了吧？别人给了我一些核桃，我拿来做了核桃仁和核桃饼。吃的时候你记得热一下。”大姐平时公司事务比较忙，能做这些实属不易。不禁想起小时候我们一起争抢着吃祖母做的核桃饼。她当时就说：“等我长大了也做给你吃！”话

■孙克艳

一说到吃，便总是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，甚至还会让人想到“饕餮”“贪嘴”等词汇。然而，以花为饕餮是一桩风雅之事，辅以雅致的烹调手法和独特的美食造型，往往会在视觉和嗅觉上给人带来别样的享受。

中国自古就有食花的风俗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诗云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饮露食花既是古代修行者的一种饮食比拟，也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爱赏心乐事。以鲜花为食更是崇尚“道法自然”与“不时不食”的身体力行。国人是浪漫又实在的：“花开则赏之，花落则食之，勿使有丝毫浪费。”花儿绽放时凝视观望，不吝赞誉；花儿凋谢时拾捡烹饪，不辞其味。赏也罢，食也罢，都是人们对花儿的珍爱，也是对美好事物的回应与反馈。

四季虽花令不同，但以花为饕的食法大致相同。最简单的是以花入粥，最出色的要数桃花粥了。白白的大米粥，熬得软糯，粉色的花瓣弥漫着桃花清雅的清甜。盛在精致的瓷碗

一把榆钱

听母亲说得多了，自然而然就想尝尝榆钱。母亲开始试着去爬树，但几次都没成功：“唉，老了哦……”说着，母亲找来工具，用力去拉弯树枝，轻咬着牙齿用力去捋，满一把了就放到我递上去的篮子里。

我迫不及待地抓一把绿莹莹的榆钱往嘴里送，嚼几下，鲜嫩是鲜嫩，但又觉得味道并不像母亲说的那样好吃，我“呸”的一声吐在地上。有的榆钱落地上，我也懒得去捡拾，踩在脚下变成了绿泥巴。母亲嗔怪我不知道爱惜：“没有榆钱充饥，你娘我早就饿死了……”

母亲说，她小时候整日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得路都走不动。野菜、草根、树皮，能吃的母亲都吃过。相比起来，榆钱的口感和营养还是上等的。所以，村里村外的榆钱养活了母亲和同村人。说完，母亲坐下来掏起一捧榆钱，细细地看着它们，轻盈的榆钱、娇嫩的榆钱，在母亲粗糙的手里像个绿娃娃。

舌尖上的乡愁

一起炒，味道格外鲜美。几乎每年的第一把香椿，父亲都要让我送给爷爷，他说食椿代表长寿，是祝福长辈们长寿安康的意思。后来我在书上看到，给亲戚朋友送香椿，也有送春的含义。食过香椿芽后，香椿一路疯长，一茬又一茬，从春分到清明，从清明到谷雨，直到立夏将至。

香椿是长在树上的蔬菜，季节性很强。“雨前椿芽嫩如丝，雨后椿芽生木质。”谷雨时节香椿味儿正浓，最普通也最经典的吃法就是香椿炒鸡蛋。香椿的绿加上鸡蛋的黄，让人立马嚼出春天的气息，哈一口气都带着春天的味道。所以香椿在老家绝对算是尝鲜的佳肴，也是春天里最出彩的一道菜。

外出读书那几年，母亲担心我想家，总要给我捎些干香椿。“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。”思

乡的时候，炒一盘老家的香椿苗，往往吃得我热泪盈眶。参加工作后，父亲在自家地边种上了十几棵香椿树，每年春季，他都要叫我回家采摘头一茬香椿。掰香椿芽、炒香椿菜，陪父母一起尝春，实在是世上最幸福的事。我也常常把老家的香椿带回城里送给邻居们尝尝，收获了浓浓的邻里情。

有了冰箱后，香椿再也没有断过，成了冰箱里的“常住代表”。晾干的香椿用保鲜膜封好，放冰箱里冷藏着，随时拿出来享用，可以吃上一整天。

想家的时候，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炒香椿，带着一种仪式感。吃上一小口，尝到了春天的味道，也尝出了浓浓的乡愁。

弯腰可拾的美好

饭的朋友，经常能变着花样制作美食。有一次，我看她在蒸馒头。我们平时蒸的大多是白馒头，没有什么花色，而白白的面片在朋友手中翻飞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圆圆的面片。她在面片上放上红枣，附上用菠菜汁和成的绿色面团，三揉两搓就形成了玫瑰花的底儿，再把用火果果汁和成面做出来的花朵放在上面，真是让我爱不释手。我说：“这么美的玫瑰花馒头谁舍得吃啊？”朋友则说：“生活也需要创造美，这样每一天才充满了无穷的乐趣。”

如果你曾去过云南昆明宜良的河湾村，定会被触目可及的美好所打动。河湾村一面靠山、三面环水，小河蜿蜒呈马蹄形，环绕着这个水上的小村落。村内古木苍翠、绿树成荫。每到夏天，荷塘里的荷花开了，到处是翩翩起舞的荷花仙子，使得整座村落更加灵动、美丽。最让人“啧啧”称赞的是当地人种植的五彩稻田。从山顶向下望去，紫、黑、白、黄、绿各种颜色交相辉映，村民们用红土为布、彩稻做笔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站在高处远眺稻田，你仿佛在欣赏一位大画家的作品，而这作品的作者就是那些辛勤耕作的人，他们心中充满了美和祝福。

生活中也需要一双欣赏美的眼睛，才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事儿。比如汪曾祺写《下雨天》：“雨真大。下得屋顶上起了烟。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，砸出一个一个水泡。我用两只手捂着耳朵，又放开，听雨声‘呜呜，呜呜’。下大雨，我常这样听雨玩。”在汪老笔下，即使一场落雨都充满情趣，让人童心萌发，感觉生活的确很好玩。

美好就在我们身边，弯腰可拾。

岁月温情

语下深藏着那不曾被山高水远所隔断的思念和牵扯不断的亲情。

正在这时，我的思绪被手机铃声打断了。“你下班回家了吧？一会儿有快递送货上门，留意查收。”我询问是什么东西，妻子说：“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这份快递缘于那天我和女儿在游戏中一起唱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我对女儿说：“等过几天，天气暖和一点儿我们穿上新衣去找春姑娘玩儿。”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被妻子记在心上，她就给我买了一件心仪已久的T恤。

食花者言

里，粉白相衬，好一幅典雅的美味图，总让人想起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来。粥入口后，细腻却无法忽视的花香在唇齿间生发，浅淡而馨香。即使饭后，呼吸和唇齿间仍有余香。

类似的还有梅花粥、茉莉花粥、玫瑰花粥等。以不同的花卉入粥，会有不同的口感和香味，这便是每一种花儿的独特之处了。诗人杨万里也拒绝不了梅花粥的诱惑，在其诗作《落梅有叹》中写道：“才有腊后得春饶，愁见风前作雪飘。脱蕊收将熬粥吃，落英仍好当香烧。”梅花飘落时，诗人捡拾后不仅要做梅花粥，还要当香烧，真真是个充满雅趣之人。

除了做粥，还有用花做汤、做菜、做饭、做茶、做酒、做点心等吃法。最常见的如用百合花、梔子花、菊花、霸王花等熬汤，用蓂花、金针花、石榴花等炒菜，用玫瑰花、菊花等蒸米饭，用茉莉花、玫瑰花、荷花、金莲花等做花茶。

而梅花、茉莉花、玫瑰花、桂花等可做点心，若能在造型与色泽上稍作构思，往往令人赏心悦目而觉秀色可餐，既能提升美食的视觉冲击力，又能

让味蕾感受别样的愉悦。诸如玉兰花、梔子花、南瓜花等花因其花瓣肥厚，故可拌面糊下锅煎炸，脆酥馨香。此外，紫藤花、槐花、榆钱等可拌面煮食，梅花、丁香花、桃花、牡丹花等可做花蜜食用。

另外不可不提的便是富于风雅情致的花酒了。桃花、玫瑰花、荷花、桂花、菊花等皆可做酒。屈原有诗句云“莫桂酒兮椒浆”，可见战国时即有桂花酒了。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——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，则表明重阳赏菊花、饮菊花酒已经成为当时的风俗。写桃花酒的诗词更是多——元代胡奎的“春风吹舞腰，劝饮桃花酒”；明代唐寅的“花魂酿就桃花酒，君识花香皆有缘”；清代屈大均的“新篁正月桃花酒，溪女鲋鱼只百钱”……端着排色的桃花酿，桃花的芳香袅袅飘散。于是，曾经的桃花，经过一个春秋的沉淀酝酿，穿过时空，与今年的桃花相逢。如此，便是两个春天的相遇。

见花开于枝头，见花开于杯盏，做一个“花吃”，甚好。

■诗风词韵



国画 牡丹

万国喜 作

牡丹花事

■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

一场花事

从大唐的后花园赶来

在烂漫的春光中，再也忍不住

一下子跳了出来

从鹅黄到墨绿

从淡紫到桃红

开在画里，开在书里

我想给你……

■特约撰稿人 李 季

我想给你四月的雨水和阳光

那好看的涟漪，柔软的水草

以及燕子的呢喃和陌上的花开

有时你的脸闪现又消失

有时我们无声地彼此相望

把直路走成弯路的人

多看了多少风景

把一生当成一日来过的人

重复了多少次离别

有时刹那就是永恒

此前和此后，都是余生

春色明艳，你分花拂柳

嫣然一笑，宛如初见

■心灵漫笔

■王国梁

春末，很多花都开得没了力气，好像是被春风追到了穷途末路，便萎靡下来。这样的時候，桐花却开了个热闹闹闹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桐花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花，是季节转换的标志。桐花开起来，意味着春天快要结束、夏天就要来了。“莫道春花已殆尽，点滴桐花春不老。”桐花延续着春天的气息，但好像有点最后的疯狂的意味。桐花开得张扬热烈，像一首豪放派的宋词，宛若大江东去，惊涛拍岸。

豪放的桐花，花朵硕大，完全不像桃花、梨花那样娇小。桐花一簇簇的，且簇簇相连，开得密不透风。桐花开在家家户户的院落里，成为一道引人注目风景。从我记事起，就记得庭院里那一棵高大的梧桐树。自古有“梧桐引凤”的说法，梧桐树被看作吉祥之树，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已有些年头儿了。梧桐花开，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，带点甜味儿，很好闻。梧桐树上挂满了花朵，它们开起来就是铺天盖地的，像是大自然拿着一管粗大的笔在尽情挥毫。我总觉得桐花是所有的花中最质朴的，有平民的气质和随意的风格。豪放的桐花虽然欠缺精致和文雅，但大气慷慨，有英雄的性格。

柳笛声声

■江初昕

故乡的村外有一大片河滩，长满了粗壮的水杨柳，绿绿的一片，是我们童年时嬉戏的乐园。

这些水杨柳生命力极强，有的长得歪歪斜斜呈倒伏状；有的树根裸露在河滩上，却总是一派枝繁叶茂的景象。童年时，每到周末，我和小伙伴便挎上竹篮到田边割猪草，总会听见悦耳的声音。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柳笛声，纷纷扔掉手中的竹篮朝河滩奔去，都要抢牛郎的柳笛。牛郎不会说话，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从小就跟随着叔叔一家生活。他经常到河滩上放牛，特别喜欢和我们小孩子玩耍。

每到周末，也是牛郎最开心的时候。牛郎见我们人多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牛郎似乎怕我们抢他手上的柳笛，飞速爬上了水杨柳，还在树上得意地朝我们吹着自制的柳笛。我们不甘示弱，也纷纷爬到树上。牛郎见状，像猴子一般又下树去了。大家相互追逐着，在柳树林里东躲西藏。闹够了，牛郎答应给我们制作柳笛。

只见他拿出一把柴刀，挑选一根小

指粗细的柳条，挥刀砍下。坐在一根倒塌的柳树桩上，专心致志地制作柳笛。取柳芯是最难的，柳皮紧裹在上面，用蛮劲儿就会将其撕裂，柳笛也就制作不成了。牛郎先用刀背轻轻拍打柳枝，又在光滑的石头上不停地滚动柳枝，后将柳枝放入水中浸泡片刻，拿出后用力一拔，柳皮就脱枝而出。然后，他用柴刀压扁柳皮一端轻轻削薄，将其浸入水中使之润滑，并不断调整上端的宽窄，以达到最好的音质效果。

牛郎自己的柳笛与众不同——不仅比我们的粗，还插了箬叶卷成喇叭状，把制作好的柳笛卷在里头，如此吹出来的笛声格外响亮。大家都有了柳笛，就玩起打仗的游戏来。小伙伴们把柳枝编成草帽戴在头上，或隐藏在柳林丛中，或爬在柳树上，或钻进柳树洞里。牛郎坐在石块儿上看着我们玩闹，他也高兴得很。

“嘟嘟”柳笛声，声声入梦来。真想回到故乡河滩上那片翠绿的柳林中，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柳树间，吹响那青涩的柳笛，和童年的伙伴一起追逐、嬉戏……